

凡人故事

元旦

春联芬芳

□ 陈爱松

一场大雪落在了瓦屋上，土墙上，皂角树上。门前的石碾变厚了。旷野里的麦秸垛胖成了巨蘑菇。大地苍茫安然，南山隐而不见。乡村在稀疏的鞭炮声中，等着火红的春联梅一般盛开，点缀这盛大的银毯，隆重迎接即将踏着银毯迤邐而来的春节。

村路上，赶集回来的人拧成了绳。手提着，车载着。在花花绿绿的年货上，常有一卷红纸细细地卷着，用红绒绳系着，放在最上面。红纸买回来，一一裁好，要请文化人来写。学校的明灿老师会选一个晴朗的日子，在校园里支起桌子，为老师和乡邻写联。桌子上摊着一本书，看一眼，写一副，不一会儿，满地都是写好的对联。“勤劳人家先致富，向阳花木早逢春”“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睦邻孝老乡风美，重教读书家运长”……墨汁的气息弥漫在校园里，飘荡在老槐树的树枝间。树上的小鸟跳了几跳，挂在槐树上的打钟绳轻轻地晃悠。

父亲买的也是红纸，年年自己写春联，虽然他认为自己的书法很一般。父亲一般在卫生室写，铺得开摊子，也方便有人拿着红纸来找他写。一写就是半天，回家来的时候，衣服上还带着墨的味道。

“二十八，贴花花。”旧对联铲去，新对联登场。每副对联都是各自卷在一起。父亲小心展开，读读内容，才在门框上涂抹浆糊，贴上对联，用小笤帚轻轻扫平。大门上，厨房上，牛槽上，枣树上，到处红艳艳的，真是满院春光了。

贴对联有很多讲究。比如两扇门上的门心，其实就像两个人，字多的一排是身子，字少的一排是手。身子要靠着门轴，像兄弟作揖，互敬互爱，不能反贴门神，互不搭理。比如对联上下联位置要贴对。对联就是贴在大门的书，古时候书从右边读，对联也是从右边读。上联飞流直下，下联春水向东。说到“下”字时，他的手往下一砍；说到“东”字时，手平着推出。这个手势至今让我印象深刻，也让我对“仄出平收”的格律有了朦胧的理解。

雪花无声地飘着，轻盈的身姿掠过树杈和房屋，窥视着红红的对联，天地之间，一片祥和。

过年了。鞭炮声响着，孩子们笑着跑着。洁白的房屋，鲜红的对联，山村焕然一新。吃过饺子，父亲带着我们逛街，看人家大门上的对联，写得好的背下来。

父亲写的春联与别人有些不同。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沾衣欲湿杏花雨，春面不寒杨柳风；兴家必种书中粟，立业须耕砚上田；惜花春起早，爱月夜眠迟……这些句子挂在门边，过来过去，有意无意就会看两眼。总感觉每一联都是奇妙的画，每粒字都是值得回味的糖。

等我也能分清上下联了，父亲就把贴对联的工作交给了我。有时还让我收集对联，过年他来写。于是，抄联成了我的习惯，慢慢竟集了几个小本子。

后来，印制对联纷纷飞上门楣，闪着光，印着花，一看就喜气洋洋，富贵逼人，内容多是“生意兴隆”“年年发财”之类的话。可父亲依旧自己写联。有年弟弟嫌寒酸，专门买了送回来，父亲也只在大门上贴了一副，家里，依然是手写的对联。为了不太落伍，他也会用金粉来写。他说印制的对联是好看，只是少了墨香。

墨香？从我实际的体验来讲，墨汁的气味与“香”实在不搭边，甚至已站到了对立面，但赞成父亲手写春联。因为那些联句仿佛奇妙的种子，常常在心中悄悄萌动着春的绿意。

有年春节，洛阳晚报举行了一次征联，要求在相同位置嵌入“晚报”二字，首奖是一台液晶彩电。觉得有趣，就编了两句发过去：“不论早春晚春，伊洛时时景色好；且看网上报上，嵩邙处处牡丹新。”没想到幸运降临。把电视给父母送回去，家里来亲戚，虚荣的父亲总要拐弯抹圈说到彩电上，还拿出印有照片的报纸给亲戚看。

前些年，古村落魏坡举行征联比赛，获奖的对联挂在了大门上：“今洛水，古雒水，雒水即洛水，洛神出洛水；先魏坡，后卫坡，卫坡承魏坡，魏紫源魏坡。”父亲专程坐车去了一趟魏坡。他说太阳照着大门楼上黑底金字的联匾，他闻到了木匾的香，还有墨的香，真的很香。我相信他说的话。好墨，不同于化学墨汁，的确是能闻到香的，不仅因为那对联与他女儿有关。

这两年，临近春节，单位里就会专门组织大家自拟内容，手写春联，内容也多与家风有关，与读书有关。书写时，办公室里红联灿灿，笑语喧喧，墨香缭绕，春意盎然。

在印制春联很容易得到的今天，手写春联重新承载起文化的传承和家风的熏陶，不仅不觉寒素，反而成为一种时尚。越来越多的人家贴上了手写春联。从街上走过，大门上的手写春联，仿佛身穿粗布大缙的读书人，自有一种腹有诗书的儒雅，一种诗礼传家的气度，一种波澜不惊的从容，一种脉脉流溢的芬芳。

饮食文化

□ 张炳辉

我在伊滨老家的小山村生活到12岁。

小的时候我是端着饭碗吃饭的，很大的瓷碗，跟身体有些不大般配，水缸里舀水喝，不小心脱手会沉到缸底，掉到地上也会碰出个豁子。

老家人住窑洞，土坯房，巷子很深，厨房小，案板很大，可以擀面条，也可以当床睡。吃饭的桌子却不是家家都有。大部分的时候我蹲在地上吃饭，吃不进肚子的东西吐在地上，最多的是红薯皮。老母鸡围着我转圈，咕咕，咕咕。

夏天屋里热，蚊虫也多。庄稼人，劳累一天，晚饭是最休闲的时候。夜幕降临，星光点点，凉风习习，蜻蜓飞来飞去。盛上一碗面条坐在大门口的石条凳上。穿着背心，挽着裤腿，一边吃饭，一边聊天。从政治局到大寨田，从花木兰到三哭殿。合上碗筷，不急着回家。挠挠头，搓搓脚，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

孩子也多，跑来跑去，一条街，从东到西，满是的。是谁家的收音机，在播放《木偶奇遇记》。我手托着下巴，屏声静气，生怕漏掉一个小细节。

后来上学，有了网兜，有了茶缸，有了挎包，有了洋(搪)瓷碗。

洋瓷碗铁皮做的，外边有镀层，掉在石头上也不会摔碎，瓷掉了，露出庐山真面目，镀层下面的颜色是黑的。洋瓷碗烫手，要拉长了袖子或是用衣服的前襟垫着。依然是蹲着吃饭，饭厅的水泥地上围一圈，这样的一直持续到我高中毕业。

正经八百坐下来吃饭是上大学以后的事情。筷子换成调羹。依然是搪瓷碗，这回加了一个盖子。两只手端着，像是端着个小脸盆，饭菜全包了。

端回宿舍里吃是可以的。围着桌子，一边吃饭，一边看电视，正大综艺，世界杯。马拉多纳进球了，高兴，马特乌斯进球了，也高兴，饭碗敲的咣咣响；西德队夺冠了，打开窗户，饭碗，水壶扔到楼下，高兴还是沮丧？忘了明天还得吃饭不是吗？

毕业后到宁波上班，情形变了。宁波靠海，宁波人吃的东西如果不带刺，那一定是带壳的。

带鱼有刺，鲫鱼、鲳扁鱼、河鳗都是整条上来的，鸡是整个炖的，猪排、蹄膀都是带骨头的；螃蟹、虾、田螺、蛏子，还有毛蚶，这些全都带壳。七八个人围着一张圆桌吃饭，我第一次发现，吃不进肚的东西不能吐地上，要吐在桌子上。一会儿的工夫，每个人前边就堆满了垃圾。不习惯，面对着一堆垃圾叫我如何还能够吃得下饭。

到了加拿大，情形又变了。

加拿大饭桌上的规矩很多，肉和菜要用刀切成很小的块，然后用叉子放进嘴里，嚼的时候，嘴巴要闭紧；喝的汤面，比如鸡汤面，汤里可以放捏碎的饼干，有面条，但是小得像是一根根火柴棍。

汤要用调羹盛着放进嘴里，不能像我小时候那样，端起碗来溜着碗边大口喝，面条也不能用筷子挑起来老高，砸吧嘴也不符合这里的礼仪。

吃碗羊肉烩面，头上冒蒸汽？不会，这里的餐桌上，坐下来，服务员马上会来倒上一杯加冰的水，一年四季皆如此。

国内吃饭店，点的菜是大家的，一个碗里的菜大家伸筷子一块儿夹。加拿大可以共享的菜只有一个，就是开胃菜，其余都是各点各的。通常的情况下，大家也只是吃自己盘子里的食物，把刀叉伸到别人的盘子里是不礼貌的，我也从没见过，家里人不算。

还有就是，在加拿大除了华人，其他的人是不用筷子的，他们要么用刀叉，要么是手抓。

第一次跟老板吃饭，我有些尴尬，一个叉子，一个刀，不知道谁在左手，谁在右手，经过示范和耐心的解释，我才知道刀子应该永远都是拿在右手，除非你是左撇子。

用手抓着吃的是三明治和汉堡。还有大家喜欢的一个开胃小吃，也是只能用手抓，就是鸡翅。加拿大的鸡翅通常外边裹的有酱，用手抓的一个直接后果是手指上会沾满黏糊糊的果酱，通常的解决办法是把手指伸到嘴巴里舔掉。

第一次看到我老板在餐桌上当着众人的面很自然地把手指头伸进嘴巴里，我有点不敢相信。四十多岁的成年人，饭桌上嗦自己手指？

我从来都是用餐巾纸擦掉的，不过后来发现这样做的后果是餐巾纸直接沾到手上，像是口香糖一样弄都弄不掉，于是慢慢的开始理解他们。

有一个我试了很长时间却一直没有接受的习惯是，在饭桌上大声擤鼻涕，我的老板同样是高手。还是在饭桌上，还是当着众多男士、女士的面，拿一张餐巾纸，双手捧着，盖在鼻子上，然后“味、味”几声响，把我一晚上的胃口全给吓没了。他倒好，完事儿了只会简单说一句：不好意思。

这世界真是千奇百怪，擤鼻涕擤得如此夸张，难道不会上卫生间去一趟吗？

我心里想，下次要不要吃点生大蒜治治他们。

祖师庙

□ 杨群灿

最早的祖师庙雄踞万安山峰巅，全部用岩石砌墙，香火旺盛。其正殿荡魔观真武殿于1997年重建。

万安山祖师庙在历史文献中没有记载，但在周边地区非常有名，威望高、影响大，当地老百姓把它与湖北武当山相提并论，称其为“北金顶”“小南顶”。重建的万安山祖师庙雄踞于万安山主峰之上，海拔 937.3 米处，古朴大气、巍峨壮观。

重建的祖师庙由洛阳万安山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投资兴建，按照唐代道教庙宇建筑制式和风格建造，占地 10 亩，分三进院落，依山就势建龙虎殿、真武殿、父母殿三大主殿，并在东西两廊建有配殿，东部建跨院，共有 9 座建筑，总建筑面积约 1500 平方米。主殿真武殿内的真武大帝神像器宇轩昂，由整块金丝楠木雕刻而成，高 2.5 米，直径 1.5 米。这块树龄 6000 多年的金丝楠木，是我国著名古树名木收藏家李凌云捐赠的。

万安山祖师庙久历变迁，始建年代不详。在2016年万安山开发，进行文物调查时，发现了宋代建筑基址，在它下面还发现了汉代和魏晋时期的砖瓦和陶片。这说明祖师庙应始建于汉魏时期。唐代建有荡魔观，明清时期达到鼎盛。20 世纪六七十年代时，因为“破四旧”，庙宇尽毁。1977 年，当地村民集资重修庙宇，规模较小。

祖师庙是民间的俗称，道教中正式的名称是“真武观”或“真武庙”，供奉的主神是道教中地位显赫的玉皇尊神真武大帝，也叫玄武大帝。在明代以前的道教神仙谱系中真武大帝属玉皇大帝的护卫神，镇守北天门，民间也称为荡魔天尊、祖师。至明代对祖师的信奉达到鼎盛，被视为皇室家庙的武当山，信奉的主神就是真武大帝，是明朝的镇邦护国之神、降妖伏魔之神。据传，明代时由于祖师多次显灵，佑助明成祖朱棣“靖难之役”成功，被成祖钦封为“北极镇天真武玄天上帝玉虚师相金阙化身荡魔永镇终劫济苦天尊”，民间简称为真武大帝，成为代表玉皇大帝“周行六合，威慑万灵”的天帝。

按照道经的记载，真武大帝是太上老君的第 82 次变化之身，托生于大罗境上无欲天宫，是净乐国王善胜皇后之子。皇后梦而吞日，觉而怀孕，怀胎 14 个月，降生于王宫。真武大帝长大后，辞别父母，入武当山修道 42 年，白日升天成仙，道场在武当山，即人们所说的“金顶”。在武当山古建筑群中，四座道教官殿，两座官殿遗址及部分神祠、岩庙，大部分是围绕真武大帝祭祀的主体而形成的文化建筑。

万安山祖师庙在明代也十分兴盛。当地村民认为真武大帝是在万安山修道成仙，飞到武当山建立道场的。每年三月初三村民都会派代表去武当山建醮探亲，一度成为制度，万安山祖师庙也成为远近闻名的“北金顶”。在万安山一带的民间至今还流传着关于真武大帝修道成仙的传说。

成仙后的真武大帝第一件事就是选择自己的道场。他当然忘不了万安山，万安山的山，万安山的水，一草一木都令他感到亲切难忘。于是，他飞临万安山主峰想以此为道场。当他踩着祥云，降落在万安山主峰时，“轰隆”一声，整个山峰坍塌了一半。他知道自己身份已不比从前，万安山已经承载不了自己，便缓缓南飞，最终在武当山建立了道场。到了明代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派张信率 20 万兵丁和匠人到武当山建庙 12 年，才有了武当山的“九宫”“八观”“三十六庵”“七十二岩庙”。

时至今日，万安山主峰四周还留有祖师得道成仙之前的活动轨迹。西北方半山腰处的磨针宫，是观音菩萨点化真武大帝的地方；龙虎殿西的飞来巨石，据说就是当年真武大帝成仙之前观看仙人下棋的地方，现在叫棋盘石。据传，唐代武则天时期，著名风水推演大师袁天罡和李淳风还专门跑到这里下了一盘棋。紧挨棋盘石的是“斩狼石”。山顶真武观前刀削斧劈般的万丈绝壁，就是当年真武大帝得道成仙的地方。